



##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再认识

吴峰天

**摘要:**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自清代张澍发现二百余年以来，西夏学从无到有，再到今天的兴起，都离不开对西夏碑的基础性研究。为学界提供真实的资料和信息，是文博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

**关键词:** 西夏碑座；卯楔；裂隙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又称“西夏碑”（以下简称），是西夏王朝第四个君主崇宗李乾顺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 年）所立，距今已整 916 年。此碑于清嘉庆九年（1804 年）由著名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发现于原凉州清应寺。<sup>①</sup>碑身高 260 厘米，宽 100 厘米，厚 30 厘米，碑座高 59 厘米，宽 80 厘米，底沿宽 98 厘米，厚 98 厘米，通高 319 厘米。该碑是迄今被发现的西夏文和汉文相对应字数最多，具有对应参阅功能的西夏文化遗存。1961 年 3 月 4 日成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藏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夏博物馆中央展厅，为该馆镇馆之宝。

2004 年至 2006 年笔者受命负责复制“西夏碑”的技术工作，在复制过程中，对版式、相关文字和图饰做了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中有以下新的发现及内容：

1、西夏碑碑头正面飞天图案是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物造型，左侧风格与敦煌壁画，唐晚期人物画风相近，显然是吸收了唐代的画风，柳叶眉，大眼睛，樱桃嘴，双重下巴，显得体态丰满婀娜多姿。而右侧人物具有明显的西域人物特征，高鼻梁，脸部骨骼隆起，体态健壮，动感强。单从两个人物形象，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2、该碑碑面花边纹样，是以不规则菊花花瓣做二方连续图案，从左下方起，茎叶向上顺时针作环绕状，至右下方结束，围一周呈一个“匚”形，具有如传统纹饰“万”字、“寿”字不断之寓意。

3、西夏碑正反两面碑头有高低或大小之分。以背面（汉文）碑头横向花叶纹样为参照，正面（西夏文）碑头横向花叶纹样要低 12cm，也就是说正面碑头要大于背面。

4、西夏碑正背两面文字排列行数和字数统计

正行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面数																												
西字	62	60	60	61	62	54	58	55	55	55	21	63	54	55	58	57	64	63	60	63	64	63	59	58	57	58	57	14
夏数																												
文题																												
字头																												

西夏文篆字 8 个 正文（西夏文字）1570 共计 1578 字

①（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三秦出版社 1988 年。

背面 汉字 题头	行数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字数	32	69	68	69	59	48	52	52	52	52	49	67	66	66	68	65	68	67	66	67	67	65	52	43	27

篆书 12 个字 正文 1456 字 共计 1468 字

5、西夏碑原碑背面（汉文）正文有 15 处空格，均在“佛”“二圣”前，从碑面整体所处位置看，在碑面的三分之一以上。正面（西夏文）情况基本相同。这主要表示对佛和美好事物的敬仰，讲究忌讳，明显是受汉民族传统礼教文化影响的结果。

6、早在九百多年前就出现的简体字：万为“万”；继为“继”； 图为“蓄”。这要比翰承所著《汉字百问》<sup>①</sup>一书中所认定的，关于我国最早的考古简化字，重庆万盛墓碑（宋）（1174）和陕西省澄城县金国明昌二年（1191）铁钟之说分别还要早 80 年到 97 年。

7、汉字笔划的特殊书写形式：“外”（外）；“材”（材）；“再”（再）；“代”（代）；“武”（武）；“沙”（砂）；“诚”（诚）；“感”（感）；“戍”（戍）；“后”（后）；“人力”（人力）；“行”（行）。

8、在背面（汉文）右数第 2 行下端有一个 4mm 大小的大写“七”字，从前后字词关系看即：“自周至七晋千有余载”。从文字编排上，并没有占一个字的空间，只是在至和晋字中间加了一小“七”字，不知是何故所留。

9、通过对西夏王陵碑石与武威西夏碑规格尺寸相比较，证明西夏时期碑刻是有着严格等级的。西夏王陵 7 号陵寿陵残碑根据测算是一座宽 5 米，高约 2.8 米，通高 4.2 米，厚约 0.5 米的由 4 座碑座托起的国内外罕见的大体量卧碑。它由碑首、碑额、碑文、碑托、碑座 5 部分组成，碑面敷朱色，文图鎏金，分阴阳两面镌刻，碑额篆书，碑文行书，碑图以 98 条龙饰图案为主，是我国唯一面世的“百龙碑”。而西夏碑明显小于此。分别由碑额、碑身、碑座 3 大部分组成，两面镌刻，碑额篆书，碑文楷书，图案为飞天、花叶纹、狮子、飞马、麒麟、莲花等。无论从碑体尺寸或是纹饰图案及色彩处理上均无法与西夏王陵碑刻等同。其前者是最高等级的，处处显示出皇家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西夏碑为佛教寺院所竖碑刻，同样具有无尚的尊崇，但是凉州护国寺必定是西夏国的辅君之地，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西夏碑无论是规格或尺寸上均不可能超越前者。

10、西夏碑西夏文的书写工具是毛笔，这一点从西夏碑碑额篆书毫无疑问。碑额书法飘逸、流畅、舒展。笔划启笔、收锋、转折均有“顿”、“挫”之式。笔划粗细变化也合乎毛笔灵活、自然之属性。两行八字意为“敕感通塔之碑文”是目前发现的最为全释的八个西夏文篆书字，对研究西夏文及书法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文洋洋 1570 个西夏文字，足占了已知全部西夏文字的四分之一，其书法更能体现方块字的结构美，编排形式美。正文为楷书，启笔和收笔一般不藏锋，书法结构自然得体，不机械、呆板，是难得的西夏文书法范例。根据武威出土的西夏木版画等，证明西夏时期绘画书写工具就是毛笔。毛笔也是党项民族费用的工具，理由：1、创立西夏文字的野利仁荣，出于对实用工具的依赖惯性，他首先会选择自己习惯的书写手段及其工具。2、西夏党项民族的掘起，虽然在历史上曾称雄一方，但于其并存的大宋王朝，仍为整个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更何况汉民族文化延绵数千年，传承不断，无论是政治、文化艺术均深深的影响着其他的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进程。

11、西夏碑碑座被发现。1927 年，武威因发生大地震，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将西夏碑从发现地清应寺搬迁到武威文庙保护。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不知道此碑还有碑座埋于地下，从此碑座与世隔绝，成为西夏碑的一个不解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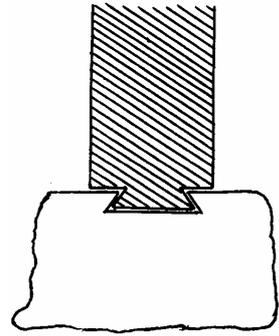
<sup>①</sup> 翰承《汉字百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 171 页。

2004年6—7月间，西夏碑从武威市博物馆（文庙）石刻陈列室，顺利搬迁到西夏博物馆新址。在搬迁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埋在地下 的碑座。当时当施工人员剥开碑体周围表皮土层后，下面连接物越挖越大，现场工作人员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在挖到确认是块碑座，这才感到这个坑足有6到7个平方米大小，尤其是在石刻展室内，更显得土方工程把展室都占满了的感觉。对这出现的新情况，组织者又召集各方人员，并请来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西夏碑土表以上进行过加固工程的施工技术人员，以及一些长期在文庙工作过的老同志。对这一突发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及时调整了预案。为了慎之又慎，所有起重设备，根据计算参数都配以双倍的承载能力，反复进行了检查，核对。考虑到施工是在室内进行，大型起重设备无法施展。现场首先要将碑体与碑座进行分离，在启吊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按照起吊承载能力，理应是碑身与碑座分离，可连接冒楔处碑身只上升了约2厘米后，又纹细不动。透过被提升空隙发现冒楔处凹槽内有块状填充物，经一番周折，提取物均为约宽5cm，长8cm，厚1cm不等的呈不规则铁块，竟十多块之多。再将直立碑身向前倾斜约30度左右，进行起吊，使碑身脱离碑座。而后将碑座吊出坑道，人们都被上面的纹饰或图案所震惊（见《中国文物报》2005年5月4日六版），经过仔细观察、分析和考证有三点理由，证明该碑座就是西夏碑的原配：

（1）西夏碑碑身与碑座石料相一致，均为武威西营山区一带的易风化砂石；

（2）纹饰、图案所表现的内容与碑体文字所反映的主题思想相一致。加上碑座石刻中双狮、飞马圆雕技法和风格完全与宁夏王陵三号墓前发现的人像石座手法同处一辙，具有典型的西夏时期艺术风格；

（3）稀奇的石碑冒楔连接形成。该碑石一改传统的凹凸连接形成，而是在此基础上把凹形改为“ $\Delta$ ”形式公母冒，更具隐蔽性和牢固性。实践证明当这种冒楔经过严格的计算后，在连接的空隙中放入适合的楔子，因受碑身自身重力的挤压，其牢固程度比传统方式更强。假若在装卸中不采用倾斜角度，直进直出是无法取出或插入，除非破坏原有的结构形式，这也正是前面所讲石碑起吊后无法与碑座脱离的主要原因所在，体现出西夏人标新立异，过人的聪明和智慧。同时也证明冒楔上下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该碑座的发现结束了人们长期就西夏碑有碑无座的争论。然而同时也引伸出关于西夏碑碑座为何被淹埋在地下，又是何时被淹埋等一系列问题。根据时间推算，西夏碑是1963年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此碑在被移动到武威文庙石刻展室，肯定要早于1963年之前，否则申报文保单位时人们不会只看见碑身而看不到碑座，并且有意将二者分离开。就此等相关事宜本人曾拜访过上世纪六、七十年在武威文管会主持工作的党寿山等前辈，均表示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关于西夏碑碑座的有关文献或口述的资料，因此这些问题也只能有待今后补缺了。



12、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为西夏碑碑头呈半圆型，其实不然。2004年当西夏碑搬迁工作结束后，发现石碑正面（西夏文）碑头右上方有一载18cm长花叶纹饰，边线为直线呈斜角，另一载48cm长同样纹饰在正上方顶端呈水平状，依照两处纹饰的前后关系，将其连接，再将两面作对称关系处理，其形状自然呈 $\square$ ，根据测量上角为130度，下角为140度。

13、西夏碑自人们认识以来，都知道在碑石正面上端有一条自左至右呈倾斜的裂纹，这也正是自上世纪曾数次阻碍人们想搬迁她，均未敢移动的缘故。2004年搬迁最后证实。该裂纹是石料中原有的裂隙，在表皮以下2—3cm之间，呈不规则锯齿状。宽约1cm不等。这次搬迁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14、西夏碑规格尺寸存在黄金比。在实际接触中我们发现西夏碑碑身大概是一张半六尺宣纸大小，而侧面厚度又正是六尺宣纸顺长三开的宽度，长度也是一张半。由于石碑存世仅千年，碑体残损和自然风化使现有规格尺寸无法考证到最精确的数字，无论是哪家提供的数据，上下都有一定的差异。然而大的和基本的形式还是存在的。

15、2003 年年底本人因工作需要，有机会在文物保管部门查阅到一份早期西夏碑背面（汉文）拓片残片。虽残破，但通过它证实了一点，早期拓片残片上印迹与今天碑石的残损情况基本相一致，通过对比并未发现西夏碑缺损部位加重等迹象。这一点也可通过张澍著《凉州府志备考》所录碑文中关于对模糊字的空缺或误判可见一斑。

（作者单位：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 733000）